

20151011 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能執所執皆離法性得證寂然界
行者如是觀照時通達諸法即空
如是不為蘊處能所執之所動搖
證此寂然界時漸教過二乘境界

要說我們要知道，日常生活能執、所執，我們凡夫差不多都是「能」、「所」。我是能執，這個東西是我所執著，這叫做「能」、「所」。我能看，那個東西是「相」，是我所看的，所以我有能看的功能，它有相，是我所看的東西，有這個「能」、「所」，當中就會起執著。這是我喜歡、我所愛，我執著這個東西是我的。因為有「這個東西是我所執著，我所愛」，內在的心境，外在的境界，外在的境界是我們「所執」，我們的六根是「能」，緣外面的境界，「能執」。我們若能了解有這內在的心識緣外在的境界，能執、所執，這樣，我們若了解，自然修行，我們就能將它遠離了，法性就能真正展開我們的法性真如。

但是，我們若還沒辦法離開能、所執，「能執」、「所執」，這樣我們就無法朗然體會。能夠了解能、所執這些法，我們若能了解，才能得到寂然界，才有辦法證得寂然界。因為我們的法性，真如本性如如不動，卻是無明去緣著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有很多讓我們起煩惱，讓我們能執著，讓我們所執著等等。所以心分分毫毫在日常生活，這個寂然的境界，我們無法去體會。所以我們必定要先了解「能執」、「所執」，我們若能了解這些法，我們才有辦法得證寂然，也就是涅槃寂靜的境界。

修行者，「行者如是觀照時」，就「通達諸法即空」。其實，「能執」、「所執」都是執在「有」，「有」，所以我要執著。我們修行，我們若能了解，了解這些事物終歸於空。天地之間的法則，我們若能都了解，自然就會遠離這種天地間一切事物法則，我們能完全將它去除。這是我們修行者要有這樣，很敏銳的心智去觀照。如一面鏡子，大圓鏡智，觀照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在鏡子裡，雖然是很清楚明朗，除開這些東西，鏡子與境若能這樣分離，鏡子還是歸於清淨。一片鏡面，境來照境，境離皆空，這就是我們要修行的境界。我們的心雖然緣外面的境，但是不受「能」、「所」執著，就不會鏡子照外面的境，還是這個境常常放在鏡子裡。所以我們行者要了解，鏡子本來是一面清淨，空無所有，只是外面的境界來讓我們照。這是行者的觀照，要

如那面鏡子一樣。若能這樣，就「通達諸法即空」，鏡離境，鏡子還是回歸這面鏡子的清淨。

「如是不為蘊處能所執」將我們搖動了。「蘊」，那就是「五蘊」，「處」就是「十二處」，也叫做「十二入」。像這樣，與「十八界」，我們的六根、六塵，緣著外面的境界，這個意識都吸收進來，這樣六根、六塵、六識成為十八界。這是我們過去都說過了。所以我們若能將這些境界釐清楚，分析得清楚，「能」、「所」，我們就不會執著，沒有「能執」、「所執」，外面的境界就如鏡面一樣，一切皆空。就不會受外面的境界來誘引我們的心，不會受我們的習氣控制我們的真如本性。我們若對這些法都透徹了解，我們就能夠脫離無明網。

總是凡夫受無明將我們覆蔽了，讓我們不得自由，所以好好用心，用在「能執」、「所執」。外面的境界，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去緣外面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加上了意，意根與法塵，這樣就是叫做「十二入」。世間一切法則都是無常，我們若能體會，即是「空」。了解「空」的道理，自然我們就能「得證寂然界」，心境常常很寂然、很清淨，如那面鏡子一樣。「證此寂然界時，漸教過二乘境界」。漸教就是初說小乘，小乘所證的是有餘涅槃，還未到究竟寂然的境界。因為小乘還有執，能執、所執，還有這樣的境界。所以我們若能了解，漸漸受教，漸漸了解，自然脫離二乘的境界。要不然常常執著在二乘法，聲聞、緣覺，雖然體會到法了，但是還是執著在自利，還不要兼利他人，只想要法自得，還不要傳法給眾生。這就是他們所證的境界就是到此為止，是漸教。

佛陀就是為了要讓他們了解佛法，所以應機逗教，隨著他們的根機，將這樣的法先讓他們了解。但是在了解的過程中，這個法，他們就這樣執著，執在「四諦」、「十二因緣」法，雖然了解了，還無法到六度萬行，他們的境界就是到二乘為止。所以佛陀就要再開大乘法，六度萬行，明顯的教法，人人要走入菩提道，變成三乘。當然，三乘會入一大乘法，希望從小乘教慢慢讓他們了解，這個過程過後就是要接近大乘法之時。這是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的，同樣是修行很重要的法門要入，但是，不要到了這個門就這樣卡住了，無法再進到大門裡。貧窮子就是這樣，雖然已經接近父親富有的家庭了，在大門外徘徊，看到長者與裡面很多貴族的人，他自己驚惶，就會離開了，這大家應該還記得。所以說，我們不要執著在法，執在其中，我們應該要向前前進，進行我們真正學法的目標。

十六沙彌出家了，童子身出家，清淨，他們雖然也聽「四諦」、「十二因緣」法，卻是他們所要追求的是「六度萬行」，他們所要了解的是佛的本懷、佛的知見。這就是他們的精進，不受到在小乘的境界中就這樣停滯下來，他們要開大心門，要入這個境界中去。這是我們這幾天所說的意義，我們要多了解。所以上面的文說。

經文：「佛說是經，於八千劫，未曾休廢。說此經已，即入靜室，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。」

大通智勝佛講是經已，講說這本經，什麼經呢？《大乘妙法蓮華經》。講完了，他就是「於八千劫」，在講經這段時間的過程，多久呢？八千劫的時間。「未曾休廢」，都沒有休息過，時日都是很把握住，沒有荒廢人生過程。這就是佛說法，以身作則，講經那麼久，在日常生活中不休息，沒有荒廢時光。這就是精進，佛陀以身作則來教導眾生。「說此經已，即入靜室」。八千劫，未曾休廢，經講完之後，「即入靜室，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」。開始入靜室，靜室就是已經入定了，在定中，時間有八萬四千劫。這就是表示佛在動之時就是講經說法，以身作則。經講完了，收攝他的心，入於定中。我們昨天也說過了，一日的時間，我們凡夫，在現在我們的環境，時間短促，秒秒不斷過去，一日的時間很快，日出日落，二十四小時，八萬六千四百秒，就是在這樣秒秒揮灑過去了。時間這樣過去，我們的心，凡夫心是起落不定。

佛的心，即使時間很長，心就是那麼定，將心收攝，入靜室來，在定中。這是佛的境界，是佛心的覺悟，所以他有這樣的定力，凡夫就是還差很多。差很多，不是做不到，是我們沒有用功，容易懈怠、散亂掉，這就是我們離佛很遠。不是遠就不會到達，我們若好好精進，同樣的，目標已經很清楚了解，只要我們步步精進，目標會到達。接下來這段文再這樣說。

經文：「是時，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，寂然禪定，各升法座，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分別妙法華經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是時，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」；知如來入寂靜之室。謂諸子依佛教化，等說是經，為傳佛之心燈。

就是說，那個時候十六王子，就是十六菩薩沙彌，已經知道佛入

靜室禪定中，時間會很長，知道如來在寂靜當中，大家就要知道自己的責任了。既聞法，法入心，佛已經入靜室了，很多人還沒辦法了解，心還有疑惑。所以諸子，十六王子，菩薩沙彌，因為他們已經發大心，體解大道了，經的意義，他們了解了。所以因為這樣大家負起責任來，「諸子依佛教化」，就依照佛陀所講說的法，所教育的法，他們就開始勇於承擔，承擔起來。看看，這麼多人還不了解，他們就勇於承擔，開始代佛傳法，就是等於傳佛的心燈。大家的心還有疑惑，還是無明未盡，疑惑未了，心室還是黑暗的，心室內還是還未明朗，所以諸子就按照佛陀所說教法的意義，他們重新來傳，傳給這些有疑問的人，就如傳佛的心燈。佛陀給我們一盞明燈引路，這條路應該如何走，知道了。

***知字最重，智佛入定，入靜室非無故，今娑婆教主釋迦牟尼，一化始終，皆以智佛入定而為由，遠劫致今。**

所以這個字「知」，知就是很重要。他們體會佛的心，大通智勝佛入靜室了，大家的疑問，十六沙彌了解大通智勝佛之意，所以知，知佛入定的用意。這就是大通智勝佛的用意，十六菩薩沙彌了解了，了解他的心意。所以「入靜室非無故」，不是講經累了要休息，不是。他們了解他的休息不是休息，就是入靜室，就是入定中，不動。這些有疑問的人，沒辦法可問，十六沙彌了解佛的用意，所以他不是無緣故入靜室。我們現在的釋迦牟尼佛，娑婆世界的教主，他就是從開始，「一化始終」，開始時就是在十六沙彌其中之一。大通智勝佛的時代是這樣，這個時間就是要讓有心、負責任的人，他能去發揮他能結緣去解惑，傳道解惑，有心的人，他就懂得如何來傳道，來解除這些還有疑惑的心，還有疑惑，我們為他解釋。

大通智勝佛是這樣，現在娑婆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，也是這樣，說《無量義經》之後，入無量義處三昧，同樣。所以「一化始終」，從無始劫之前的大通智勝佛教化的方式，一直到現在還是一樣，二千多年前，靈鷲山的法華會，前說《無量義經》，同時，講完了，入無量義處（三昧），同樣的道理。所以「皆以智佛入定而為由」，若不是大通智勝佛那時候入定，哪有機會結無量數緣？因為有無量無數的人還有疑惑，所以他們有這個因緣去為這些不了解的、有疑問的人，再去為他們覆講解說，這就是結緣眾。所以入定的因由在那個時候開始，遠劫，在無量數劫、無始劫、塵點劫之前，遠劫，一直到現在。就是因為大通智勝佛入靜室，那當中，十六王子的結緣眾，這樣長長久久，累生世遠劫以來，這樣的因緣，上求下化，一直到現在成佛。

這就是一個因由，入靜室的因緣，這個因由，由來真的是長遠的時間。從釋迦佛推到前面的大通智勝佛，這個因由很長，這樣一直到釋迦牟尼佛覺悟成佛，將佛法再明顯傳下來，到我們現在也二千多年了。時間，就是在極短暫的時間不斷累積，就是這樣，無始劫之前，一直到成…釋迦佛成佛，到現在二千多年了。時間很長久。

***以今所化之機，皆智佛時覆講之緣種，由彼佛說法之後入定，而眾疑無所咨問，故王子為其覆講。**

所以「以今所化之機，皆智佛時覆講之緣種」，所以在所化那時候，大通智勝佛那個時代，就是現在佛所講法，受釋迦佛所講的法、所教化的，是因為在大通智勝佛的時代，給他機會，讓他覆講，讓他和這些人結緣的種子。所以「由彼佛說法之後入定」，「彼佛」就是大通智勝佛，說法之後入定。疑惑的人，無數疑惑的人，他們的疑問「無所咨問」，沒得問，正是王子為其覆講的因緣。

***自爾已來，恆為受化之機，若不知智佛入定之旨，則昔緣不結，今日何所成熟，所謂適化所及，非昔緣無以導心。**

***智佛入定，已知疑惑之眾，是王子之機，必由王子究竟得度，故住定八萬四千劫，王子覆講，善繼善述。**

「自爾已來，恆為受化之機」，從那時候一直到現在，長久，釋迦牟尼佛修行堅定的心，從初發念，初發心那一念，一直無數劫以來，恆，恆久就是這樣，抱持著他的初心，同樣行他原來所行的路，都沒有偏差。所以「恆為受化之機」，都沒有偏差。「若不知智佛入定之旨，則昔緣不結」。假使若不了解佛的心意，佛既然入靜室了，講法的時間告一段落了，休息了，大家就散亂了，心就不能專心，疑惑的人還是繼續疑惑，我們的道心就懈怠了。所以他們了解佛的用意，所以佛在定中，這個法不能休息，還是要繼續，法輪要續轉。所以因為他們知道，假如不知道，不知道佛的用意，就自然就會鬆散，就會這樣懈怠了。

所以「若不知智佛入定之旨」，若不知道他的宗旨、他的目標，就「昔緣不結」。在無量數劫以前那個緣，那些懷疑惑的人就是繼續疑。就是有去與他們結緣，為他們解說，所以「某某人為我解釋，他是我的老師，我會永遠跟隨他，生生世世」。所以因為這樣，有昔日，過去過去的緣，若是未結，現在、未來未來，哪有這樣這個法有人會來接

受，有人會來聽。所以，要聽法也是要有因緣，聽誰說的法，我能接受，我能清楚，我能了解，就是因為你過去有與那個人結這一分的好緣。我說的你聽不懂，就是其他的人來解釋給你聽，你會了解，就是你過去與他有緣。就如佛與阿難走在路上，貧婆見到佛，不會歡喜，但是接近阿難，很歡喜。那就是緣啊！阿難能度貧婆，佛無法度貧婆。我們就知道，這就是緣，我們過去要有結這樣的緣，我們才有辦法度眾生。

所以「今日何所成熟」，過去若沒有結這樣的緣，這個時候哪有機緣成熟呢？有這些因緣，機，就是人，被度的人；緣，就是在這當中，講法與聽法的人當中的緣。所以這樣能成熟，機緣成熟。所以「所謂適化所及」，因緣會遇了，就能發揮這分法流傳的機會，接受佛法，能夠體悟，淨化人心。若沒有過去的緣，就無法引導人心入佛法中。這都是要因緣，才說大家真的要把握因緣，好好地的人群中，我們要用好的態度，輕言柔語對人。有疑惑，我們不厭其煩，將我們所知道的向他解釋，讓人看到我們，就很願意親近，聽到我們的話，願意接受，這全都是一個「緣」，要結好緣。

所以「智佛入定，已知疑惑之眾，是王子之機」。因為大通智勝佛講經時，有人能接受，十六王子他們就是信受，也有聲聞，很多都能夠了解，但是還有很多人還有疑惑。所以大通智勝佛知道，這些疑惑的根機，這些眾生，是十六王子他們應該要度的人。大通智勝佛講法時，大家還記得嗎？有的人聽懂，有的人還是聽不懂，經講完了，他入靜室的目標，就是讓這些聽不懂的人的根機，是十六王子應度的人。所以「必由王子究竟得度」。這些人未來是十六王子應該度化的眾生。「故住定八萬四千劫」，就這樣入定這麼久的時間。所以「王子覆講」，有一段時間這麼長，王子才能好好將佛的教化再覆講。「善繼善述」，用他的智慧接受的法，將這個法重新、沒有差別，這樣再說，沒有偏差、沒有錯謬，用這樣的方式來教育。

我們若是很用心去了解佛傳法，未來的佛是這樣承擔這個責任，了解這樣的規則，我們就知道，人人要懂得修行，懂得負責任。聽法也是要有責任的聽法。這個責任是我們自己的，我們要自己對自己的生命要負責任，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，秒秒揮灑過去。我們的生命，「是日」是過去，秒秒過去了，我們要對我們的生命負起責任，生命已消逝，慧命一定要增長。所以不要懈怠，法，要好好用心入我們的腦海中。我們有在我們的心腦中作用，借我們這個身體來接受佛法，借我們現在的心腦清楚，要將法句句成為種子，種子入我們的八

識田中，這樣我們的慧命不斷增長，體會佛陀的教法，這是對自己負責任。

但是，佛陀的教育，大通智勝佛也是一樣，希望成就眾生，自利、利他，自己能清楚明白了，然後再去為別人解惑，除疑解惑，這就是給大家機會去磨練、去了解，所以要負責任的聽法，負責任的說法，負責任的傳法。所以，聞法者、說法者、傳法者，這叫做負責任，負起聽法的責任，對我們自己也好，對別人也好，我們就是要如何度化人心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所以，佛，大通智勝佛既然已經寂然禪定了，十六王子就各升法座，就各個，各人去。就如你們現在，若有辦活動，現在大家就是，生活營，大家就去「飲一杯智慧的水」。同樣的道理，常住師父就和這些學員，大家在生活營所聽到的一切一切的心得，或者是我們修行怎麼樣的過程。將他們分開，各人領幾個人，來與他們分享，心得分享，你們叫做「飲一杯智慧的水」。同樣的道理，只是我們現在所要度的，就是與我們有緣的，這幾個人跟著我們，這幾個人分組，我們領這一組，去為他們除疑解惑。「你還有哪裡不了解嗎？這幾天的生活營，這幾天的精進，你還有哪裡不了解嗎？你還有哪裡有疑惑的嗎？你說出來。來，我盡我所知的，我說給你聽。」這是同樣的。但是，十六王子他們是升座，在大眾中，為大家解疑除惑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寂然禪定，各升法座」；凝心寂然，住於正定。各人升於說法之座。

所以「凝心寂然」，這是大通智勝佛入靜室，專心在定中，住於正定之中，十六王子他們就趕緊，了解佛的心意，將人「有緣的人隨我來，與我有緣的人，要聽我解釋的人，你們就隨我來。」所以，隨我來的人，我就向大家說話。這叫做「各人升於法座」，來向他們說話，那就是「各升法座」。

***玄宗既唱，暫示忘言，故寂然禪定，繼述其事，欲布所聞，故各升法座，下繫珠喻，正指此。**

所以過去「玄宗既唱，暫示忘言」。漸漸為他們開示，但是，不是這樣就忘記了？不是，佛講經完了，大家還是記憶很深，佛講過之後，我還要覆講，我能跟大家開示，等於覆講，自然就不會忘記。再覆講這個法，我不會忘記。所以「寂然禪定，繼述其事」，佛在禪定中，十六王子就是繼續，暫時繼續來代替佛再敘述。這種覆講就是再

向我們講解，聽過不要忘記了，我們藉大家有疑問，我再向大家覆講，就是要複述我們聽的，過去聽的，我現在要再跟大家說，就是將我們的記憶，再加深我們的記憶。

若對你們說：「今晚你們代替我去說話。」二十四日（指每月農曆二十四日藥師法會），大家輪流去替我說話。自然就要用功了，開始準備我要說什麼話，同樣的道理。所以這種「繼述其事，欲布所聞」，將聽到的，普遍讓很多人知道，我聽、我了解，只是我一個人。我了解之後，很多人跟我來，我要說給大家聽。所以普遍，就是再讓大家聽更清楚一點，「故各升法座」。這就是下面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下面還有一個譬喻，繫珠的譬喻。這要讓我們大家更清楚，原來人人的本性，清淨的本性是人人都存在，這只是一時忘記而已。所以，一時忘記了，我們若再聽，自然我們會再了解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亦於八萬四千劫」；沙彌升座，亦經許久，若表法者，如來即性，住定不動；沙彌即心，隨緣應化。

「亦於八萬四千劫」，就是已經在八萬四千劫，是大通智勝佛，他已經在八萬四千劫的時間去入定，「沙彌升座」，亦經過很久。八萬四千劫也是很久的時間，所以「若表法者」，若是要表示這個法，是「如來即性」，會合我們這個法。如來是我們人人的本性，大通智勝佛，佛性、我們的性，都是一樣的。「住定不動」，「沙彌即心，隨緣應化」。大通智勝佛他住定下來，其實沙彌就是用心，佛的本性要經過用心，隨緣化度，是這樣會合起來。大通智勝佛與十六沙彌，未來成佛的現在釋迦牟尼佛一樣，性都是一樣，用心隨緣化度。大通智勝佛的心，十六沙彌知、了解，因為知佛見，已經了解佛的本懷，而佛的本懷，其實是人人的自性，自性本懷。看我們是不是有用心，用心就有動作，有動作，他就能隨緣應化。這就是佛的境界，佛與法本來就不離開，佛是覺悟法的人，法是佛所說的法，這個佛、法是不離開，是我們人人的自性。

***寂是止義，說是觀義，說法亦是為欲照破八萬四千塵勞煩惱。**

所以說，「寂」是止的意思，靜止，「說是觀義」，就是能觀照。水若是會動，人在那裡，看不到人影，但是水若靜止，你探頭看水，水中有我們的人影。所以，我們的心也是一樣，心若一直動，境界不清楚；心若靜止下來，自然所觀照的就很清楚，所以叫做「止觀」。「說

法亦是為欲照破八萬四千塵勞煩惱」，說法，就是我們要用很靜止的心，能觀照一切法，才應根機來隨機說教，這樣能應八萬四千塵勞的煩惱，來一一解釋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為四部眾廣說分別妙法華經」；為僧尼士女，為大眾故，廣分別說；代大通佛覆講法華經。

佛住定八萬四千劫，十六菩薩沙彌即於是劫期內，亦廣說是妙法蓮華經。且所度甚眾，亦皆令發無上覺心，此所謂傳佛心燈，續佛慧命。

「為四部眾廣說分別妙法華經」，十六王子就是這樣，用這樣的心境為四部眾，有僧尼，也有在家居士，在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一樣。

「為大眾故，廣分別說」，同樣為這些人來分別說。所以「代大通佛覆講法華經」，佛住於定中八萬四千劫，是十六沙彌就是在這當中，八萬四千劫當中來廣說妙法華經。所度的人當然就很多了，讓人人能發心向無上覺道，這就是佛傳佛心燈。現在的佛傳過去佛的心燈，燈燈相傳，續佛慧命。聽法，就是要有這樣的責任，聞法者、說法者、傳法者，就是傳心燈，續慧命。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！